

小品文獎

踩蹺



羽風

作者簡介——

羽風，本名蘇恆毅。一九九〇年生，屏東人。銘傳應中系、成大中文所碩士、中正中文所博士。現為大學講師，也寫劇評、編劇、日中翻譯。愛小說，也愛戲曲。曾獲國藝會表演藝術評論專案補助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首獎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因為戲曲，找到了存在意義，也以此重回創作。只是獲獎也真如那段唱：「這才是人生難預料，不想團圓在今朝！」謝謝評審，也謝謝台灣豫劇團的張瑄庭老師，從《拾玉鐲》結緣，數年後又帶著我穿上蹺鞋，才有這篇作品。

踩蹻

蹻布一層一層地纏裹在伸直的腳上，緊緊的，讓腳底無法靈活轉動，然後再穿上蹻鞋，套上蹻套，完成綁蹻。

看起來是腳面，實際只有腳尖放在地面上，想要站起身，卻不知道該如何施力，只能在老師的攙扶中，得以借力站起。

「來，走走看，需要攙扶嗎？」

快速地找到重心，小腿使力，膝蓋前引，邁出第一步，確定不搖晃，才邁出第二步。

一步、一步，走得有點僵硬。「步伐太大了，不夠秀氣，走小一點！」

半步、半步，稍微有些不自在。「嘿！不錯！有天分！但腿太開了！合起來！」

將膝蓋併攏，半步、半步，又更不自在了。「可以啊！這樣腳會不舒服嗎？」

我搖頭。比起腳被拉直緊纏的束縛感，反而是此刻承受著體重的膝蓋有些沉重痠軟。

「那就在一旁站著吧，等等需要示範時，繼續找你。」

平時看戲、模仿戲腔的聲音，這還是第一次學習踩蹻，所謂的三寸金蓮。

總以為自己是個不喜歡被束縛的人，所以面對規則時，總是在服從的表象上，以不馴的心情逃

避。練習鋼琴時是，總疏於日復一日的指法練習。結束教學實習後，隱約覺得體制的束縛，就淡出了中學教育。這樣的日子久了，也就覺得乏味，而後擱置。

所以有很多年，除了學科知識外，都不曾接觸過需要技巧性的事物，也不覺得自己會再學習這些。

戲曲也是一樣，雖然在研究所時修過課，也和劇團接觸過、體驗過，但初時只覺得新奇，從沒想過鑽研。

就算是聽到好聽的曲調，也只是娛樂性地模仿哼唱，卻沒想模仿身體——畢竟不會有上台的機會，就算有，也總自嘲自己只想學唱功戲，一上台，就戳在台上唱，不動了。

但不知是從何時起，竟也開始有了鑽研的心。一個一個的唱段累積，同時記下口白。不知道怎麼暖嗓，就靠著模仿和反覆地唱，找到自己的聲音。有時，甚至記下表情和動作，而後將這些模仿，運用在自己的身上。

那不是驚心動魄的美，而是一種勾到了內心深處的神祕之物，它規矩安定，同時帶著美感，將之勾出體表，自願呈現於身體上，並且雕琢。

雖然拙劣，且沒有人指導，卻變成了一種日課。

連妹妹都問，過去不喜歡強背硬記、也不喜歡這些傳統的東西的我，怎麼突然練起了這些東西。我也不知道。只知道這不是爲了傳承，就只是自己想學、想更好。

講座結束了，老師要我走到講台中間，問我，「雖然沒有站在磚頭上耗躑，但看你也站得很穩很挺，要繼續學花旦戲嗎？」

我想，我是願意的。因為乾旦夢憑著纏裹而具體。

卸躑之後，腳被纏緊的感覺還在，膝蓋和小腿也依舊緊繃痠痛，卻成天想踮起腳尖行走，回味雙腳被束縛起的安定感。

身體感性

李時雍

將一身之力踮於足尖，再沉緩荷重仍要顯得輕，將解縛的，又重新置諸規矩之內，作者細緻描寫戲曲學習中的蹂躑，體現裝束、表演至生活的身體感性。